

# The Face on the Milk Carton

## 牛奶盒上的 那張照片

沒有人會去注意牛奶盒上失蹤兒童的照片。

可是，當珍妮·強森無意中瞥見那個小女孩的臉，她強忍住內心的震驚，認出那個十二年前被綁架的小女孩——竟是自己！這是真的嗎……

**全美熱賣1500000冊**

- 榮獲美國圖書協會最佳青少年讀物
- 國際閱讀協會童書委員會年度最佳書選
- 締造美國電視劇收視高峰

卡洛琳·庫妮 Caroline B. Cooney◎著

盧娜◎譯

新苗文化得獎系列

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

民生報 國語日報

臺北市立圖書館

聯合推薦

小說 F2

# 牛奶盒上的那張照片

The Face on the Milk Carton

---

作者◎Caroline B. Conney

譯者◎盧娜

編輯◎王蓓齡

發行人◎王聖毅

出版者◎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 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◎普林特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◎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◎2001年6月一版三刷

出版登記◎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定價◎220元

原書 ISBN 0-440-22065-3

ISBN 957-0360-79-8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◎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THE FACE ON THE MILK CARTON by Caroline B. Cooney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1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,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.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*The Face on the Milk Carton*  
牛奶盒上的  
那張照片

卡洛琳·庫妮 Caroline B. Cooney◎著

盧娜◎譯





1

珍妮放下筆，終於寫完了作文作業。

她從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幾分。當她寫得戲謔一點時，英文老師布萊洛威先生，會要她嚴肅一點；當她寫得嚴肅一點時，他又要她再活潑一點。

現在正值十月。

室外秋意正濃。她能感覺到外面藍天的脈動，以及每一片隨風翻滾的落葉。珍妮覺得自己繃得太緊了，她想要放縱一下，開車馳騁個幾小時；走哪一條路都無所謂，只要一直前進就好。

實際上，珍妮現在只有十五歲，她還沒有學開車。昨天晚餐的一席話，讓她對開車充滿了遐想。

她的父母，如往常一樣，總是在餐桌上針鋒相對。他們兩個坐在一起時，

總是像對立的辯論隊一樣，辯論個不停。但是，每次他們辯論到某個程度，就會自行打起圓場。他們會將話鋒一轉，漸漸走向一致，找出他們共同同意的結論。

昨晚，珍妮的母親在晚餐時，告訴珍妮可以去學開車了，但是父親並不贊成。

「她還是個小孩呢，」父親以充滿父愛的激怒音調說道。

「她夠大了，」母親輕輕的說。「實際上，她已經讀高中二年級，算是個女人了。」

「我討厭這個時刻，」父親苦惱地說。「我喜歡我的小女孩，永遠都不要長大，我討厭成長這碼事。」他拉了一些珍妮的頭髮，在他的腕間纏繞著說。

珍妮有一頭美麗的頭髮，那是一種充滿野性、閃著波浪、混濁的紅色捲髮。人們總是喜歡批評她的頭髮。她的好朋友莎拉告訴她說，「珍妮，你的頭髮真是不平凡。」

「珍妮，不管怎樣，我想你是真的長大了，」父親不情願地說道。「即使我在你的頭上放個磚塊，你還是會長高的。好吧，我投降，你可以去學開車

了。」

寫著英文功課時，珍妮對自己笑了起來。她的父親擔任會計工作，在秋天時會有空檔，擔任國中部足球隊的教練。今天學校放學後，足球隊會有一場練習，或一場比賽，然後，爸爸就會回家教她開車！

她在作文裏，寫上自己的名字。

她慢慢地改了自己的名字。「珍 (Jane)」這個名字不夠突出。去年，她在名字裏加了個「y」，變成「珍妮 (Jayne)」，這個名字，聽起來比較有個人風格，而且比較性感。對於她的姓，強森 (Johnson)，她加了個「t」，稍後，她又加了個「e」，所以現在她的全名是珍妮·強斯頓 (Jayne Johnston)。

她最好的朋友，莎拉——查蘿特·薛伍德和愛達·歐德爾，她們的名字都很棒，比較難唸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為什麼我會姓「強森」？（這幾乎不算是一個名字；它好像是更常出現在電話簿上），我的父母是否翻翻電話簿，就幫我取了「珍」這個名字呢？她們可以叫我史嘉麗特，或安吉拉啊。或者是羅珊妮也不錯。

現在，她把姓裏的「h」去掉，名字再加上第二個「y」。

她的名字，現在變成珍伊恩·莊斯頓（Jayne Johnstone）。聽起來像是，以設計珠片晚禮服維生的設計師，或是電視裏，猜謎遊戲得獎者的名字。

「你聽見了嗎，醒醒，珍妮，」布萊洛威先生說。

珍妮的臉紅了起來，心想布萊洛威先生可能不知已叫了她幾回。

「珍妮，其他同學都大聲朗誦過他們的文章，」布萊洛威先生說。「我們希望能邀請到你，加入我們。」

她羞得臉都紅了，她必須用雙手，掩住發熱的雙頰。

「別那麼做，」彼得說，「妳的臉紅得和頭髮的顏色一樣時，看起來很可愛。」

這時，坐在後排的男生，馬上把手放在心上，做出把草帽拋向空中的動作，齊唱著〈曾經和珍妮相愛〉這首情歌起來。

珍妮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。她常被邀去跳舞，但都是一大群人一起，從來沒有一個男孩，真正單獨對她說過，**我要請妳跳舞，就妳一個。**

布萊洛威先生要求珍妮，大聲唸出自己寫的文章。

她臉上的紅暈消退了。她感覺自己臉色蒼白，而且像要生病了。她最不喜歡在課堂裏被叫起來，她不喜歡聽到自己的聲音，在寂靜的教室裏迴盪著。

下課鈴聲響起。

英文課拆成兩段：中間為午餐時間，然後再上下一段課。從來沒有一頓午餐像今天這樣，來得正是時候。或許她能利用這段二十七分鐘的午餐時間，把作文再修改得好一點。

珍妮當然沒花多少時間，就吃完午餐。最近他們發現珍妮對乳糖排斥，也就是說，她一喝牛奶就會胃痛。「不能吃冰淇淋，不能喝牛奶」她的父母和醫生，告訴她必須遠離乳製品。

不過，花生醬三明治（這是她的午餐）若沒有牛奶，實在難以下嚥。我恨死果汁了，珍妮想道，我要喝牛奶。

由開學開始，珍妮就和彼得、愛達、莎拉——查蘿特、傑森和卡翠娜一起吃午餐。

她愛死他們的名字了。

她去年的白日夢——在拿到駕駛執照這個夢想佔據她之前——她一直都是

在夢想著自己，未來的家庭模樣。她想不出自己未來的丈夫，該是何等樣子，但是她知道孩子的完美長相：兩個美麗的小女孩，而且她會將她們，取名為德寧和蕾絲。

她曾經把心思都花在德寧和蕾絲這兩個小女孩身上。和莎拉——查蘿特到商場逛街時，她會到鞋店裡，把玩初生嬰兒穿的小鞋，並且想像，將來要幫德寧和蕾絲，購買哪些漂亮衣服。

現在她知道，那兩個名字會令人反胃，假如她真的將自己的女兒，取名為德寧和蕾絲的話，她可能會因此而離婚，而且她的丈夫會以這個理由，取得孩子的監護權。她必須為她們取個更好的名字，譬如愛蜜莉和瑪格麗特。

彼得、愛達、莎拉——查蘿特、傑森、卡翠娜和珍妮，由寬廣的樓梯湧而下，到小得可憐的餐廳裏去。學生們抱怨學校的建築設計有問題（所有的空間都給了走道，幾乎沒有多少剩餘空間給餐廳），但是他們都非常喜歡擠進這狹窄的餐廳裏來，偷吃對方的薯片，大聲說著想讓大家都聽見的秘密，傳遞著自己心儀男孩遞來的紙條，以及吆喝還在排隊的人，為你再拿一盒牛奶。

每個人都拿了牛奶，除了珍妮·強森以外。裝牛奶的紙盒很小，至少要喝

三盒才夠，但是發午餐的阿姨，從不讓你一次拿三盒。珍妮非常羨慕能夠喝牛奶的人，在那些幸運兒痛飲香濃的白牛奶時，我卻只能喝紅莓汁。

「好吧，」莎拉——查蘿特說道。假若你不叫莎拉——查蘿特的全名，她根本不會睬妳。去年，她就和一位堅持叫她莎拉的老師冷戰，莎拉——查蘿特一直安靜地，瞪著他幾個月，直到他改口叫她薛伍德小姐為止，至少這讓他倆達成雙贏的局面。

「好吧，我們來瞧瞧，這次是誰被綁架了？」莎拉——查蘿特冷淡地說，彷彿她已習以為常了全世界氾濫的綁架案似的。莎拉——查蘿特輕撫著她那頭淡棕色的頭髮，她的頭髮整齊的程度，像是由雜誌上剪下來，貼在她頭上的髮型一樣。珍妮的頭髮，每兩分鐘就會變得一團亂，有時還亂得看不清，她那藏在紅色波浪下的臉蛋呢，她從不知道莎拉——查蘿特，怎麼能把頭髮，整理得如此整齊。

「因為我的頭髮，比你的大約少了五十萬根，」有一次，莎拉——查蘿特這麼回答珍妮。

每個人都把牛奶盒翻過來，看上面被綁架小孩的照片。本地的牛奶商，會

把失蹤小孩的照片，印在牛奶盒上。每幾個星期，就會換上一張新臉孔。

「我不知道，你現在怎麼可能認得，一個大約在十二年前，在紐澤西購物商場失蹤的三歲小女孩。」愛達說。「這有點可笑和離譜。」愛達人如其名，總是那麼井然有序和理智。她還有一頭和她個性相配的黑髮：平直無波，好像剛出水的海豹那般，閃著亮光。

珍妮啜飲著紙盒裝的果汁，假裝自己喝的是牛奶。瑞夫在餐廳的另一端，向珍妮揮手。瑞夫住在珍妮家隔壁，他念三年級，瑞夫從不做功課。他最大的野心，就是以「從不做功課，但偶而還獲得乙上成績」的事蹟，名列世界金氏紀錄。

瑞夫偶爾會拿到乙上，但是他也著實吃了不少大丙和丁。教務處說，假使瑞夫的成績再不進步，他就畢不了業。

他的兩個姊姊和一個哥哥，都上了明星大學，康乃爾、普林斯頓和史丹福。他們為瑞夫的成績感覺痛心，每個週末，他們都會回家來，提醒瑞夫他有多失敗。

瑞夫早已不和他的家人講話。事實上，他溜到珍妮家吃晚餐的次數，多得

讓珍妮的媽媽，昨晚對他開玩笑說，「我在想，我應該向你的父母收餐費了。」

瑞夫並沒有笑。他以一種奇怪的聲音說，「我很抱歉。我不會再過來了。」

珍妮的父親，以換作是珍妮，他會擁抱珍妮的溫柔方式，捶著瑞夫。他猛戳著瑞夫的肚子說，「瑞夫，這裡有床給你睡，有飯給你吃，有一天我們會收到你的錢的。」

「是啊，當我有一天做水電工的時候，」瑞夫消沉地說，「你會要我來幫你通水管。」

「現在你聽著，瑞夫，只要你開始用功，把成績提昇起來，而且，」這時，她的父親停嘴，不再說下去。「對了，」他說，「在這個房子裏面，我們不討論這個問題。來，再吃一點餅乾和冰淇淋。」

瑞夫就是這麼叨擾別人，大家都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大小事情。不管瑞夫有什麼秘密，反正他的媽媽都會告訴珍妮的媽媽。瑞夫覺得自己的生活，因為這種親密感而備受束縛；他一直都住在這個小鎮裏，上同一所學校。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，昨天晚上他這麼說，而且我要隱姓埋名。

珍妮可憐地想著自己，假若她要隱姓埋名、換掉名字，可能就是個好的開

始。

莎拉——查羅特一直都希望瑞夫和珍妮約會。莎拉——查羅特對拿汽車駕照沒有興趣，她只想要有個固定的男朋友，而他必須高大、英俊、肌肉發達、聰明，有禮和富有。瑞夫具備所有的條件，除了最後一項以外。

「如果瑞夫不約你出去，」根據莎拉——查羅特的理論來講，「或許他的朋友會。」

珍妮從不認為，住在她家隔壁的男孩，會真的約她出去——他的朋友也不會那麼做。去年的三年級男生，他們約了不少低年級的女生，今年的三年級男生，似乎不喜歡和這些女生在同一棟大樓裏上課。而且，珍妮覺得自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小：她發育得晚，也發育得慢。

當愛達和莎拉——查羅特忙著變得複雜又多話時，珍妮還是個小不點。她的媽媽說她這樣很可愛。她痛恨這個字眼，「可愛」是用來形容學步小孩和小貓寵物的。男生不會和可愛的小女孩約會，他們想要約會的對象是如莎拉——查羅特和愛達那般，身材曲線玲瓏和外表美麗的女孩。

而且，她怎麼可能和男生約會呢？

她的父母根本不允許她獨自去商場逛街，他們絕對不會允許她和男生約會。讓她和男生單獨在一起？嗯，不太可能。

珍妮對瑞夫揮揮手，但是他轉身和他朋友一起，算是任務完成了。倘若他知道我的名字是珍伊恩·莊斯頓，她心想，他還只會對我揮手而已嗎？

她感覺自己非常好奇起來：好像是全脂和脫脂牛奶的差異一樣。透過餐廳的窗戶，她看見外面照射的太陽光，在校園裏形成條條光束，灰塵在裡面翻滾著。

她的左邊，彼得幾乎擠坐在她的大腿上，他一口氣喝完牛奶，然後將牛奶盒壓扁拿在手裏。男生都喜歡這個遊戲，假若他們坐在沙發上，他們會用腳踩扁盒子，然後驕傲地瞪著壓扁的鋁箔包。

「我媽媽說，這些小孩不一定是真的被綁架，」彼得說。「她說那全是宣傳。」

珍妮花了幾秒鐘才能意會，彼得指的是牛奶盒上的失蹤小孩。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她問道。她吃完花生醬三明治，只要是花生醬做的東西都好吃，花生醬蜂蜜鬆餅、花生醬加香蕉，但是需要牛奶搭配，它們才更能入口。

「他們全都是，」彼得堅定地說，「因為離婚引起的，其中一位父母生氣了，就把小孩帶走，卻不告訴另外一位父母他們的行蹤。那不像是電視播的那樣，實際上，小孩絕不是陌生人偷走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實際上他們不是被偷的？」莎拉——查蘿特相當失望地問道。她做了幾個戲劇性的手勢。餐廳的空間，窄得容納不了這些動作，大家急著將自己的果凍拉近，以免上面的鮮奶油被莎拉——查蘿特的手揮到。「沒人要贖金嗎？」莎拉——查蘿特大叫著說。「沒有小孩被虐待嗎？」

如果我喝一盒牛奶，珍妮心想，牛奶過敏症真的會嚴重得讓我死掉嗎？假若我的墓碑上寫著：珍·強森長眠於此，那多乏味啊！我應該留下遺囑說：

我墓碑上的名字要刻著「珍伊恩（Jayne）」。

珍妮搖了搖頭。

這時，彼得和傑森馬上抱怨說，珍妮的紅髮，跑到他們的臉上來了，希望珍妮能將自己的頭髮管好。

「你們要我的頭髮怎樣？」珍妮生氣地說。「難道要我在頭上，套個網子嗎？」

「也可以那麼做，或者在餐廳裏，再加建一個房間來裝妳的頭髮。」彼得說。

每個人都咯咯地笑。

珍妮更用力地搖晃著頭髮。男生們急忙低頭避開，他們趁她伸手拿莎拉——查羅特的牛奶，將牛奶喝光的當兒，紛紛朝珍妮扔起薯片來。

完美的一餐——花生醬三明治加牛奶，珍妮放下牛奶盒，愉快地嘆了一口氣。

牛奶盒背面，照片裏的小女孩瞪著珍妮。

那張照片並不很清楚。畢竟，一張印在牛奶盒上的照片，品質又能好到哪去呢？

「你準備好代數考試了嗎？」傑森問愛達。

「我吃完午餐後才會準備好，假若我食物中毒，你想代數老師會讓我免考嗎？」

牛奶盒上的小女孩，只是個普通小女孩。她的臉頰兩旁，各綁著一條緊緊的豬尾巴，穿著一件小白領洋裝，那是件白底綴滿小黑點的連身裙。